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代宗下

唐紀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獻物為壽共直錢二十四萬緡常  
表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歛怨求媚  
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監哉代宗何其無天下之度也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  
不私求財王畿所入足以供車服矣故不責諸侯貢焉土  
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不許天子求焉天子而好私財不  
於諸侯何自得之諸侯欲營私財不於百姓何自得之於  
是暴長虐吏浚民膏血各自封殖其歸于君父者百之一  
耳不寧惟是必有貪多務廣之人意無紀極而僭擬奪攘  
之事作故君人者務昭儉德臨照百官百官象之各安其

分侈心不生而兵可寢刑可措矣常衮若以此啓代宗庶  
乎其聽歟乃謂節度使歛怨求媚夫代宗惟喜人媚己未  
嘗有愛養斯民之意宜衮言之不入也第世知元王秉政  
二十年不按賊吏而不循其本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  
受賂於是宰相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  
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夫元王之不按賊吏好賄之  
術當然也若其按之貨寶得至乎代宗受此惡名千載不  
減一歲所得纔二十四萬緡不知天下富室有倍蓰什百  
於此者不以撫有四海爲大而以二十四萬緡爲多其意  
以國寢與私帑爲別也嗟哉衮歟何其無天下之度耶  
世朝由秦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實福於是  
將社極盛盡都市之材不足用表請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

給之高郢三上書力諫皆寢不報

人死而實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  
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蒙之  
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  
之肅宗以震驚晏駕所當先也舍父念母無乃悖於人道  
乎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奄人則父母皆不知也姦雄如曹  
操尚不知其生出之本末故知奄人之不知也自不知其  
父母安能使人孝而佛氏者乃不知父焉造寺資福其有  
益乎其無益乎且章敬寺魚朝恩舍莊爲之非出代宗之  
命則資太后實福者朝恩之恭耳宜竭其私財致其私力  
今乃毀曲江及華清宮爲之曲江者國家之池籞也華清  
宮者先帝之別館也而代宗一一順從曾不可否高郢所

諫事理明白乃聽之藐藐焉夫惑於異端者其心不仁固無是非之擇也

始上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之上嘗問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非人力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

代宗雖庸才其間報應之有無則亦要矣人之所為惑於佛者一以是故也代宗若問諸高郢郢之對必正矣彼元載王杜乃惑溺者而可問乎是故求道於瞽借聽於瞶所得益迷矣雖然二人之說淺近誣罔非難見也顧代宗不能辨耳其言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若

夏殷周有天下之久後世皆莫及其時未有佛也而三代之祖皆有大功盛德衣被生人豈福業茫昧之謂乎又曰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為害且如武氏殺唐子孫幾盡廢其國姓唐幾以亡猶曰不害乎安史子禍是誠報應乃五經所載臣弑君子弑父有以致之者抑嘗聞弑父弑君而免於刑戮者乎不寧惟是若非王師戮力四面攻討彼固從容傳繼豈至勢窘事迫而生內變乎僕固懷恩叛至再三然後病死豈稱兵出山門而遽然乎回紇吐蕃大舉入寇不戰而退若非郭子儀馬燧馬璘李晟諸人善於扞禦彼肯無故而退乎方諸人盜之憑陵也宗社危若旒綴君臣遁逃計無所出所賴誅臣效策將帥忠賢故能不逾歲時交夷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歸功宿植豈非誣罔

之甚乎如使宿植可憑曷若安史不逆僕固不叛回紇吐蕃不入寇之爲神乎如或逆或叛或入寇曷若端居京闕不必命將出師以俟其息乎凡此皆謬悠誕妄以欺主聽不過欲使其君脩齋祠然空寂不事事一則可以竊權柄二則可以抑勳臣姦執大焉後世稽古者反復代宗所行亦可以得師矣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姓後人疑魚朝恩爲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生變子儀見上上詰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此一月天譴也

刑施於死者不過發冢而斲棺匹夫而立墓有犯必以死爭之况王公將相之重耶子儀縱不與魚軍容爲仇訴之朝廷事下京兆而賊必可得則曲直固有在矣子儀乃一

切不問直引咎自責安朝廷之立思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使上下震動變難雖不自己作而彼此懷疑事生於激將有意外之變忠順蹉跌不足以爲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小大寧賊不得罪己之言一出天子釋憂衆情綏定魚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既無所施而指蹤穿窬之心亦必汗顏泚頰默自愧悔武侯有云難平者事也子儀所謂善平之者歟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佖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曰卿使尚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制追謚佖曰承  
天皇帝

肅宗殺使代宗帝之皆失也謚之為帝猶謚之為太子皆非所當以為謚者也唐室父子兄弟擇利而行豈有誠心由義者代宗曰使使尚存必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俛死久矣此言易發也夫廣平王居長肅宗建儲豈可舍而立使使無當立之勢何有太子之贈既不為太子何有皇帝之稱代宗固失矣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恩數致隆則可矣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為常

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念母之不見也佛教以此會為追薦云耳用於章敬已為不可又設七廟神座併祖宗而侮之不敬莫大焉七廟有主有空神所憑依何為而至

於章敬寺哉目連之於七月為母會也以佛言其母墮地獄下獄嬰羅毒苦故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為有罪而修蘭盆供以升濟之不敬莫甚焉夫藩之制形佛氏以象人故有頭腹手足其意使之代其身而事佛耳今書祖宗尊號於幡居則懸之行則揭之不敬莫加焉代宗於宗廟之奉未聞孝恭之節而徇閹尹諂諛因而黷于祖考一舉而犯三不敬豈為子孫之道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衷田以從子儀曰彼無天子命安敢見害若辱命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朝恩恠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

平孝則十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  
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平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格  
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  
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  
得不平。此子儀所以不聽害己之言，輕身見魚朝恩而深  
有以感動其心者也。元載本欲離郭於魚，而反以自間。小  
夫爾智每每如此，以邪而不正，故耳。夫子儀常以馬免胄  
而下吐，誓回紇十萬之衆，施於朝恩，亦何足道。蓋厚德躬  
誠物，致其極，固無難。易小人之辨也。

杜鴻漸覺病，其八德則愛道，今其德以焚。

鄒戢鴻漸之奇也。生既一變，人其死，又微福於佛，使福而  
可徵，則鴻漸自得計矣。其德則愛道，今其德以焚。

直為因果，世言而後知。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昇國王之  
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有毀衣，以惡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  
也。今生則其八德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  
乃始為僧，其謂死而受生，復但行善果，豈非貪著蔽蒙之極。  
歟。後世有賢者，過鴻漸遠甚，似與之同。及其終，亦欲為此。  
舉是亦不思而已矣。佛氏以了生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  
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爽。世俗所  
共仰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自達磨以來，蓋無一人  
見道者。若其真見，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必不  
肯削髮，却服而終。淺學曲士，蓋哂其言也。曾子寢疾病童  
子曰：垂而視大夫之篋，歟。曾子曰：然。此季孫所賜也。我未  
之能易，呼其子元至，起而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

至於曰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學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軀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故剪爪墮頭猶或藏焉豈有生而弁冕死而髡首以是為達哉中國之麗于罪者則與今以學佛之故而從此刑反謂之道不亦異乎夫曾子之智矣卧非其簣不以疾病委頓而必易之而杜鴻漸幸非髡首之徒死于宰相不以衣服斂藏而必髡之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為法乎抑以曾子為師也

上惡魚朝恩擅權與元載謀因賜宴於禁中縊殺之昇尸還家賜錢以葬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掌兵其氣勢隆重月異而歲不同真若不可去者然代宗去此三人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方其喜之以郭李大勳不免於程魚之讒幾不自保而代宗信任寵待不可解也及其怒之用李峴計而元振逐與元載謀而朝恩縊如掃蕩壤如弃涕唾如殺孤豚腐鼠曾無難者然則前代中常侍之患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而已及不可為然後為之宜其俱廢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成都司錄李少良言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安省  
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  
怒三人皆杖死

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  
二也韋頌漏言而死亦宜矣陸珽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  
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喜少良言之而怒頌珽  
泄之也誠欲治載者以少良所訟召大臣侍從空諫官集  
于朝堂雜究治之所言誣則少良當與衆同弃所言實則  
載當肆諸市朝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則誰復敢  
以大臣之惡上達乎雖然為國計則如此為少良計思  
不出其位可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求和而一馬易四十縑動三數萬疋皆

駑瘠無用至者不絕朝廷苦之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  
辭歸載馬價用車千餘乘

古者國有馬政况為天子審欲畜馬繁者開元故事具在  
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日滋月益何  
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夫  
千乘之縑無慮數十萬計其損不亦大乎代宗欲悅回紇  
而不恤百姓以與回紇同取兩京見其勞績而百姓耕桑  
輸納之勤則不以介意非知緩急之序矣夫為國固不可  
闕武備然非以馬之多少為存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  
興國焉誠以數十萬縑易致驍騎猶非所急矧捐人所衣  
被之物而博駑瘠不堪戰乘之馬智者不為也况仁者乎  
吐蕃入寇郭子儀遣渾瑊拒之史抗温儒雅遠瑊節度官軍

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今何策可雪耻  
城曰今日惟理城罪不則再見任子儀使城再擊之虜敗遁  
去

違令致敗者史抗温雅儒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  
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  
勝與使子儀曰我為元帥寧有過舉而欲討城城又曰不  
稟節度豈我之咎而欲斬二將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  
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事  
成則曰我之智謀事敗則曰人之負戾以武侯及郭公之  
德度觀焉人之相越豈不遠哉司馬師劉弘尚且能之志  
士可以得師矣

僧不空卒贈司空肅國公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則與以是名如烏之小白馬之不  
黑也無其實而予以是名如白而呼為黑馬而呼為黑也  
故孔子為政必先正名又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  
言不順而事不成其極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垂公重名  
器如此而可忽乎今士大夫才不稱其服猶有鶴梁之謂  
而况浮屠屠氏毀膚髮壞衣裳以刑人自居乃貴為台司官  
至公輔朕之大國而又雜以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之號何其清也使其可以易地而處則以十一空之號而  
號元載王縉可乎此特優伶戲劇之類而代宗顯行之其  
為董正治官之累豈細哉豈非後來之監戒哉

陝州軍亂遂大將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  
上命忠臣按之陝軍畏心臣兵威不敢動忠臣但令軍士投

所掠庫物一日獲萬緡賞其從兵

事有機會其來不可為其去不可追惟智者接而不失故

易以知樂為神舜以惟幾為戒此固非李忠臣所能預亦

可為後人之法耳忠臣受命按陝軍之逐大將者代宗無

此政也而偶有之忠臣又適不陝州亂軍又甚畏忠臣而

不敵勳則宜推求言亂之人按法行戮而撫其餘駐師少

留待勳至命帥至而後去豈不善哉乃馮藉聲勢而取其

貨財以與己實是一不能禦寇而為寇也忠義之烈入乎而

弃之武人無識彼其彼哉

回紇書云有人有司獄其酋長馳至研吏劫而去上

亦不問

子崇高而愛之百六秋使使感耳亦子非也謂畏之者以中

國帝之而畏之曰或夷也傷吾命吏亦非也若以其有助

取二京之功不得已而容忍若當時既縱其大掠繼入與

之厚賜雖侵犯邊境猶不絕和好而與之互市所以報之

逾涯甚矣而何愛畏容忍心一至於此耶居上以寬為主而

無以濟之則失於縱弛解緩而啓龍納侮之患生故寬而

栗者皋陶所以告其君寬而有制者成王所以訓其臣若

代宗一於寬而已所謂以水濟水而不可食琴瑟之專一

而不可聽者也千百夷戎悍猾無禮於闕門之外而君相

屏息彼田承嗣朱滔李寶臣之徒固且駭然而笑悠然而

思勃然而起矣

田承嗣叛於魏州攻之未下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賈請禁

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佛之道以慈悲為行平等為法元王學佛者也何獨惡魏之人而欲困之哉若曰為國計則亦違乎佛教矣代宗所言乃人君之德載與縉不能出策略討田承嗣使君德被於魏人又請絕其飲食所資以困苦之于以見為佛學者倒行逆施以善一身猶悖於理况代天工宰萬物乎

李靈曜殺大將不受朝命詔李忠臣馬燧討之靈曜逆戰忠臣欲道燧回執不可遂克之燧知忠臣暴戾讓以已功忠臣果專其功有與之爭功者忠臣擊殺之

君子尚德不矜功德出於性功出於才君子而有功必不矜不伐不有而當之小人而有功必矜必伐必希重賞為貴仕觀人者觀其德之勉與不勉其功之居與不居則君

又小人之分玉石判矣夫德而功出非功也功而德出非德也曰粹於面而益於背和順中積而美華外發也曰物者故曰據於德功利之人意欲驕盈血氣盛滿一奪其爵祿如病者如餒者如有所失者故功名外物也君子所性不存焉解石有成猶風之濯執執雨之潤焦槁在物有被而於已無存直寄焉耳馬燧未必知此也全身遠禍而讓其功也雖然方諸有其功者賢矣方諸爭功者又賢矣其視無功而為有功者豈直霄壤之間哉

田承嗣累表入朝竟不至上復命討之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悉復其官爵令不必朝

田承嗣玩代宗不啻如嬰孩去之數百年矣讀其事猶使人氣拂膺而髮衝冠代宗既能堪之而元載身執國政亦

復若然何其老臣竟大長者一至此耶元載能黜顧繇殺  
李少良逐顧貞卿出李必左遷楊綰疎遠郭子儀疑若勇  
矣而姑息回紇憐異吐蕃於河北諸鎮莫敢誰何又何怯  
與是故伊尹相湯伐夏湯曰公朕必生既克夏矣湯曰爾  
萬有罪在予一人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勇怯  
所施如此今元載之縉於所當治者則退縮柔懦若奉父  
無若無驕子惟恐傷之於所不當治者則震耀威武張皇  
刑聲快意逞志惟恐害後且怯而勇宜勇而怯此小人之  
常態也不有君一其能國乎安得伊尹之臣而相成湯之  
君乎

元載王縉爭結賄賂一欲誅之恐左右漏泄謀於大將軍吳  
湊湊上之舅也會有言載縉圖害不軌上命湊收二人於朝  
堂令劉晏鞠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語以陰事賜載自  
盡妻子皆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縉初亦賜死繼貶  
刺括州劉晏請之也

元載王縉固有罪可誅然殺載至於孥戮無乃過乎載縉  
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  
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不歸司寇獨與貴戚之握兵者謀  
之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闊略直加以反逆之罪不  
復覆按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一何峻哉以愚度之代宗固  
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時中人無  
專權勢者前史亦無可稽據而曰中人何也曰殺程元振  
者李峴而峴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又  
在相位姦賊恣橫罪惡貫盈平時薰蒸聒習於上之聞聽

考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爲朝志報也耶不然上方與吳  
湊謀何爲告變者繼至又問端皆自中出仍使中使詰責  
而劉晏鞠之乎晏素附程元振固北軍之人魚氏之恨在  
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以是知朝恩有黨在內  
伺帝意而陷之無疑矣雖然自載而論則有取死之過凡  
元勳舊德清望名流一切踈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議  
己者或竄或殺招怨多矣其能免乎昔鄭申侯一國大夫  
專利不厭已足以殺其身況爲天下宰苟好賄焉可勝富  
哉故史載其厚藏弟以胡椒八百斛明之嗚呼亦可謂愚  
矣未論大賢若盧懷慎李元紘張嘉貞豈有此患乎  
以楊絳爲相縮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  
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

之中丞崔寬弟舍宏侈亟毀撤之

郭公黎瓘崔中丞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  
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此謂子儀  
有楊威蹈蹈之態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效如此楊絳獨  
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侈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仁  
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者豈虛語哉

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弃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

元載之刑已重矣又誅及父祖此當施之安祿山武三思  
者載何以得之宗素寬厚忽爲此收克深害之事不與  
其所行相類又不頒之外廷委之京兆直使中使往焉益  
可以驗載之禍乃朝恩餘黨報之無疑矣夫刑非人主之

私也五刑五用順天言也賞非人主之私也五服五章奉天命也苟輕重過差則人心不服彼克深害者固中人常態假手代宗而代宗不知焉任是責者豈非楊常二相歟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張真卿一即日召還為刑部尚書魯公行義剛方節擊忠諫更歷既久望實俱高可以為相孰不謂宜而代宗不知用焉知人信難哉代宗信愛李泌自為太子時及在位十有四載猶未能置諸左右今以楊常一言召其卿不旋踵已為非常之遇矣

是時李正己據十五州田悅承嗣據七州李寶臣亦據七州梁崇義據六州雖奉事朝廷而不用法令上寬仁一聽其所為史稱代宗寬仁以愚朝之直愿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事耳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

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愿樂因循之謂乎惟怨亦然世之言怨者寬厚哀矜而已矣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寬厚哀矜直怨之用耳不足以盡怨也求仁必自怨始強怨必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始夫己所不欲而施於人者滔滔皆是也豈特代宗使代宗強怨而行其心必公必明其為善去惡必皆惟日不足然後可以稱仁也則烏有坐視羣姦侮慢朝廷割據境上而不以經意者哉

郭子儀入朝命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黃裳察其詐以詰之懷光服罪乃矯子儀命出之於外

李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其才之狡黠足以立功亦足以作

亂先爲僕固懷恩將後乃歸郭公郭公德度威望如此而懷光乃生慕之之心姦詐纒發立爲杜黃裳所覺坐而受制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或曰懷光矯詔書與黃裳矯帥命何異曰矯元帥命以安軍府留後之任也矯天子詔書欲誅大將豈偏裨之事乎惜哉黃裳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今懷光將誅除異已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誅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上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徑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俟其至當議之泌曰嗣恭畏權勢而不知大體且新立大功奈何以此罪之上意乃解

嶺南爲哥舒晃竊據路嗣恭平之功亦大矣賞秩未加者將四年非代宗與李泌言其情孰知嗣恭以琉璃盤取怒乎一琉璃盤與廣州孰重克復廣州而不見知琉璃盤小則憾之不忘豈人君之心哉夫元載惟以總于貨寶不全其宗代宗見盈尺之盤所宜惕然自戒而猶不悟貨寶之惑人乃著而不去人君嗜好可不防乎嗣恭才更也見載方秉權而又貪墨故媚龜之力甚於媚奧使其讀書見劉義康取甘之事必知懼矣微鄴侯爲之解殆矣豈非人臣之至戒哉

子儀疑副使張曇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從而構之子儀怒誣曇扇動軍衆誅之高郢力爭之子儀奏貶之旣而僚佐多去之子儀悔之悉薦於朝以吳曜誤已逐之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爲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悔悟盡改其事孟子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子儀之謂  
乎欲知君子小人之辨以遂非與改過觀之亦可盡其情  
矣

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為公卿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  
利害上命泌為澧州刺史

李泌白衣事肅宗於靈武已欲相之泌雖不受實行宰相  
之職代宗所見也至是又二十有三年而常袞尚謂其未  
周知人間利害蔽賢罔上不亦甚乎泌見尼於元載代宗  
不能主持至使寄館外藩今又徇袞巧言出之于雲夢南  
土泌亦將老矣代宗不自知其在此位尚幾何時也急親賢  
者大豈若此之紆緩耶

德宗上

唐紀

皇紀三十一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為公卿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  
利害上命泌為澧州刺史

崔祐甫如之崔祐甫以遺詔去天下吏人三日釋服朝野中  
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莫非吏人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  
能決乃奏祐甫率情變亂是河南少尹故事宰相常有數人  
直事者署其名而奏之時郭子儀亦平章事袞代署名祐甫  
既貶子儀入言其無罪上問卿卿奏可貶何也子儀對不知  
上以袞欺罔大駭袞遂潮州刺史以祐甫為相既而喪服竟  
用袞議

方喪三年短為二十七日矣崔祐甫猶以為多祐甫非不  
忠不孝者特狃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宰  
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為吏人者此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  
從厚不亦可乎迹其所以祐甫素與常袞是故立異設若

袞初為祐甫之說則祐甫拒之必如袞議蓋徒以虛氣加袞而不核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袞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心屈意從善審是而紛然嘒嘒但欲求勝者此延臣之通患惟克已君子斯不然矣

用之縱於荆

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是故禹平水土放龍蛇周公驅犀豹遠犀象夫象一食兼牛馬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唐世乃多畜養以供玩好不知受貢遠致其害甚廣為之治道為之建屋為之儲糧為之衛送校人馴吏旁緣求索無所不至夫以周公遠之而唐室來之其輕人而

貴畜其矣太保訓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珍禽奇鬻不育于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黎幹與宦官劉忠翼善或生口二人嘗勸代宗立韓王迥為太子並賜死

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譖愬無實之言而殺之則非矣勸代宗奪嫡必有可按之迹若無可按豈得以疑似殄戮臣下乎且德宗已即位幹為兵部侍郎縱與忠翼有謀亦何能為此皆讒慝之言而德宗不察意者於幹有宿憾耶

庚子立皇子六人為王乙巳立皇弟二人為王

兄弟與己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况先之乎兄弟於己之子以諸父稱同日而封猶為不可今乃先子而後弟

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

罷天下榷酒收息

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爲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弃之也榷酒茗筭舟車莞山澤古聖王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或弛廢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廩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爲出無侈靡奢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度征以無節費助無法所不能支則以榷一又榷筭

之又筭筭之又筭稱貸於富家稅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已而侂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爲善也

沈既濟言選曹之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相進叙吏兵部得參議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吏兵部得察舉或選用非公則加譴黜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無不治矣

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

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  
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  
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  
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  
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唐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  
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  
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肅代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卜上雅不之信葬代宗但  
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龜為卜著為筮筮短龜長故洪範稽疑  
以下為主舜禪禹詢命于元龜周公東征用寧王遺我大  
寶龜諸侯有守龜大夫不藏龜其重如此易曰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龜既可占吉凶聖人誠意天地鬼神所不能違  
也況於著龜乎是故古有大事必用卜卜之法既不傳卜  
之者誠意又不至而咎龜之不告卜之無益也則過矣雖  
然卜法之妙雖不傳而世未嘗廢龜苟遵古而用凡冠昏  
喪祭於之決日猶駁於後世用陰陽家說拘而多忌也以  
葬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不及為不  
懷過之為不敬於其月三卜遠日以為期是則禮意矣豈  
不簡而易用又無拘忌之患以入於不懷不敬之失乎德  
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當其事集而發不復擇  
日則失之於野幾於民庶樵樵之所為者曷若於其月卜  
日之為庶於禮也

揚炎以崔靈為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為

留後窺寧所為三人得自奏事仍調之使伺寧過失

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善乎其言也擾之者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故不能行其所無事楊炎處崔寧是也寧而可用委以節鎮可也有如不可獨無它官而為是紛紛何也既付以一方本無留後而以三人為之使寧知此意是促其反側矣夫豈建侯樹屏之公道乎

上問貞外郎關播為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共理上曰比已下詔遣使詢訪庶幾可乎對曰是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有道賢人安肯隨牒舉選上悅

關播為揚館所薦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播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言首尾無失大哉言乎向使德宗問以孰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默而已然播受盧杞引為

宰相事祀甚謹又薦李元平當李希烈希烈談笑而擒之別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辨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則隨牒舉選皆非賢人乎曰不然自非生知必進德修業以臻于成少也隨牒壯也不隨向也下祿今也不干斯人也必其德之進業之修何害其有道也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為養行志者安得不由之以進不白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浩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知賢而不舉是竊位也有疾而不去是賴寵也何以為賢當是時可以為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合之

而引楊炎使病而無害天子惜而留之猶之可耳今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它人何責哉祐甫則不當然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上陶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宰相之法歟

楊炎欲城原州詔涇州為城具涇人將士怒曰吾屬始吾邠州南營耕桑徙屯涇州披荆榛立一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乎劉文喜因衆心之怨據涇州叛上命李懷光討平之而原州竟不果城

楊炎感元載薦引之恩報其仇讎修其政事若子之於父然不亦過乎載之言曰原州居潘原摧沙堡之間吐蕃奔而不居故壘尚存若城之二十日可畢移京西重戍之草肥水美軍食可自給漸開隴右進吐安西據吐蕃腹心則

朝廷可高枕矣會為田神功所沮不果城故炎欲卒其志以愚論之二人皆失也當是時吐蕃雖為唐患然入寇有時常使郭子儀馬燧李晟諸人保固吾圍何足慮者河北諸鎮驕不奉令所當先治載炎不此之慮顧與吐蕃爭合近圖遠置叛臣而禦夷狄豈緩急之序哉處置失當立致涇平之變勞師費財然後克之而城竟不能立謀之不臧孰甚於此故推公心合公議不生六時措之宜事猶難濟况率其私情紹述恩地而不為國計者哉

自即位平虜節度使李正己內不自安遣使入奏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朝廷賞一善罰一惡風動四方迷於置郵而傳命也劉文喜叛亂當誅既已授首藩鎮寧之有不聞者何必留其使人

觀而後去以生反側之心乎故一使之觀則諸鎮畏威其  
心皆然獨使平盧使人觀之是一小以欲討之之意而促其  
反也於是李正己連結成德嚴六保境而河北之難起矣  
然後知人主一頓一笑樞機之益不可不慎蓋為此也  
荆南節度使庾謙希揚咨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詞  
委然望之補州兵欲拒朝命上密遣中使緝殺之然後下詔  
賜死天下以為冤

殺大臣者當有實罪庾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  
言兵拒命兵必可覈也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鞠治如其不  
妄安死何辭一聞讒言不復考按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  
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  
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來填死於前而梁寧妻僕

固懷恩以為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李正己以為懼由  
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  
晏既死後來言利者皆莫及

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  
集衆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賦稅  
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  
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  
置故雖天下吏負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  
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於孔子所謂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  
一日中決之凡訟獄文移言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利

滯淹爲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之理財則狹矣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未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行不可壅利布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夫能爲國足用非歸於己也衆何自而生疾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爲國者不謀利善其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善而言背於義者也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其子惟岳自爲留後奏求旌節上不許初田承嗣薨寶臣請以其子田悅繼襲代宗許之至是悅屢爲惟岳請上不許或諫曰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向日因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不命等耳竟不許

德宗所言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姑息目前而貽後患不爲叛臣搖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命阻亂而欲以威武整齊之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欲速故也

李正己累表請劉晏罪譏斥朝廷楊炎懼密論之云晏昔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春秋之義殺大夫獨稱君者出於君之意也稱國者君與用事之大夫同謀也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取之矣君之殺之及與用事之大夫同謀殺之豈皆當其罪乎故孔子並書之以戒操生殺之權者必奉天討不可以私亂之也然則劉晏之誅楊炎爲元載報仇德宗無預焉可以免稱



君之責矣曰不然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者也炎雖有  
誅晏之心若德宗昭察則炎之私安得行炎初誣晏與黎  
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託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  
州又誣以與朱泚通書召兵拒命而賜之死此三者豈炎  
擅爲之必皆奏稟而賜可矣使德宗無意安得中使銜制  
敕至于忠州然則晏之死在炎則爲報元載之仇在德宗  
則爲憾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責焉者  
也而炎乃欲免己之責歸惡於君可乎孔子曰善則稱君  
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誠有過惡臣子之義猶當匡救于  
內而隱諱于外今乃反是炎之心怙矣其死也不亦宜乎  
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  
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  
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  
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著可以及豚魚觀其平  
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  
致此子儀之所自爲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功大而見  
疑惟不能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疾叢于厥身則又設  
僞以事上舞智以御下喪廉耻用威刑無所不至惟君是  
怨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遠則曷若直道而行之爲平易  
無虞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乎夫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  
之所爲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竊恐其言之過矣

初蕭嵩家廟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命徙之楊炎惡嚴郢  
盧杞令郢陷炎會炎營家廟於蕭嵩廟地且賣舊宅爲官解

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於法監主自盜當絞祀因請去廟地王  
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建廟於其地炎坐貶崖州司戶  
中使護送縊殺之

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自貶官拜相專復恩讎視  
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祖述元載遠城  
原州州不克城反致涇卒變亂行兩稅革租庸調之善政  
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挾私報仇歸怨於上以此罪炎  
炎無辭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意之譖遣中使縊之則  
殺之不以其罪矣炎其服乎故爲天下者譽人毀人賞人  
刑人當明白公正如權衡之於輕重不少低昂則物情慳  
適苟有一毫私意行乎其間雖數百年而不泯是故刑賞  
非難中理爲貴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攻拔之惟岳懼掌書記邵  
真說惟岳入朝祐知其謀以告田悅悅使人讓之曰尚書何  
負於大夫而歸以反逆之罪欲自洗雪如斬邵真則相待如  
初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負  
之不義且魏博淄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奈何遽爲二三之  
計乎惟岳乃斬真發兵圍東鹿兵又敗燒營而遁

以諸鎮相與言之畢華謂惟岳不可負田悅者是也以天  
下大義言之魏博之不可負比朝廷孰重權其重輕斷以  
大義斬畢華而從邵真轉禍爲福矣乃怵邪說弃忠謀畢  
華之計行邵真之身死惟岳與亡於是乎決是故聽言爲  
難

李惟岳既爲其將王武俊所殺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張

孝忠為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武俊素輕孝忠自以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已與日知同列又失趙定二州心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遂不奉詔

自諸侯言之一國君臣有定分反者為叛君王武俊殺李惟岳是也王朝所當誅而況行賞乎然惟岳不稟朝命擅有土宇詔諸道兵討之降者有賞則武俊非叛君乃殺賊也以恒冀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與以趙定列之藩維而不分其糧馬武俊新立功受知朝廷其勲於忠義之節必矣范陽魏博正爾連衡而武俊截然居其中不與滔悅合則田氏先亡朱為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

使李泌頻真卿李勉在朝而至然耶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遣其子弟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感之不可捨上乃囚其子弟納遂從與田悅合朝廷始以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舉大眾討不庭而宰相以私怒失事幾中官以妄言沮措置致可得者復失已臣者復叛則曷若不舉之為愈也使其不知是堂上拔城戶內禽將也使知而不治是自失上策尚何他人之討乎盧杞若不怒崔程先見張鎰而亟從李洧之請則李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宗鳳朝勿捨李納之說而囚其子弟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定矣故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詔借商人錢長  
安冀然如被寇盜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費莫大於兵善用兵者先富其民  
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事不愆素役不淹時則  
已察弓矢鮮車甲矣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方  
置之輔相脩明政事安養百姓持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  
或老或傳其子弟或歸于將佐其費多矣然後出充羨之  
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眩  
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  
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  
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他用不與焉  
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以爲出國非其國矣好武功

者天子也制國用者冢子也兩河又無功府庫不支數  
月借商稅屋之事起而下城內廣天駕象塵表表書鄭  
一其師且臣國豈非此類乎君子於一言一行猶必稽  
其終而慮其弊况三軍五兵之運存亡係焉乃不爲後圖  
使枵腹之人與力士鬪靡而已矣

李抱真馬燧有陰由是又無成功李晟和解之遂單  
騎造抱真於官釋憾結歡

喜怒哀者氣也不爲喜怒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  
相爲勝負者也純暴于氣則理幾心之爲難馬燧聞李  
晟一言平時之憾蓋李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  
知學者尚能如此學六大師孔子孟詵詩書以道德自任  
而行立情達平欲境真理遠專之爲用宜其不能

復於善也前是願願如後有焉漢李鴻三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盧龍曰馬鑿之言於此流口  
請泚殺之此不從也  
是兄言有幾  
夫言拒命之欲悅其意  
既廷玉柳州可也

一賞罰當功罪則姦雄服德宗當問蔡廷玉所言是耶非耶  
苟其是拔於藩佐命以言何不可之有苟其非則責以  
離間兄弟而顯黜之豈有不問是非姑行貶削以悅姦帥  
而可憐其心者乎且廷玉朱泚所主也假如治悅則泚必  
慍矣悅其弟而慍其兄庸愈哉是皆非人君馭人羣之道  
也

朱滔以書遺朱泚欲與同反朝廷知之召泚於鳳翔留之京  
師上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重臣口非李  
相無以鎮撫臣請行上俛首未言杞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為  
三軍所伏則惟神筭上顧鎰曰才兼文武無以易卿鎰知為  
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

盧杞以美言而傾張鎰庸或難辨至自謂貌寢不為三軍  
所服則亦易見矣宰相坐乎廟朝師表百官統御諸將內  
則神策宿衛十餘萬眾外則藩方牧守知又幾人其所仰  
望豈但鳳翔一軍之比容貌寢陋既不足以服鳳翔則又  
何以服四海且是時惟兩相杞不自任則其傾張鎰亦非  
難度者而德宗惑溺不之覺也前史乃謂杞惡張鎰以忠  
直為上所重非矣上誠重忠直杞之計必不行惟其奸  
邪而惡忠直是以鎰去朝廷而入虎口也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三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招容乎杞曰然夫豈恨之甚甚

魯公之言直矣然盧為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言之傷於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曰三患不亂邦不居魯公直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已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明無屑去之嫌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相容之許而觸其所惡聞難以言智矣

田悅王武俊議奉朱滔為主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季子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豈得常為叛臣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以為然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仍請季子納稱齊王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相聽順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為利欲所奪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季子千之謀惡為叛臣豈非重彝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耳節度使抗朝廷則為叛臣相與稱王其叛益甚矣諸侯正主師則日用兵無名稱王而用兵無名益大矣此徒以七國楚漢間論而不知時勢之不同也季子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破田悅王武俊之罪謀勸以虛事期廷勿得專土滔幸而聽功孰與此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如秋霜烈日終古不泯方之為大盜指蹤卒以無成徒穢簡冊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李希烈攻陷汝州上監許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  
福福可不戰而下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真其人也上  
命真卿宣慰希烈制下舉朝失色

聽言之道不以理揆之則必以事觀之揆以理非上智不  
能也觀以事雖中才可勉矣盧杞傾顏真卿而出之其言  
似是而無此理豈有凶悍叛逆之賊據土地擁甲兵戰勝  
竟又挾強援而肯為一老臣緩頰於下者哉德宗不能  
以此推之則當問杞以真卿不歸者復有何策朕重失元  
老卿能保其不為希烈所害則可耳乃一切信從略不反  
復真卿出使彌年幽囚迫脅至于見殺其事著矣蓋以建  
明不效枉陷忠賢而責杞乎亦復漠然如無有也為家者  
雖與犬為人所攘尚且求之不置若其德藏才隸固不忍

弃諸盜賊德宗之心以小人為飲食視君子若戈矛而魯  
公以八十之年不知退休遂蹈大難死非其所豈不惜哉  
淮寧都虞候周曾密謀襲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事泄見殺  
周曾之計若成顏真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  
叛真卿固不為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耳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怨聲盈於遠近

鳩羽烏喙食之必死人知其毒也則未有食之者苛政重  
斂之毒民何啻於鳩羽烏喙而有國者徃徃不知戒焉何  
也樂其便已而忘其害之在後也上智之君獨觀萬化之  
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亂之時豈復以剝民取禍哉若  
夫中主無不好貨姦佞之臣窺見間隙必有以批卻導窺  
而中其欲如稅間架墊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人君避

之豈直當如鳩羽鳥喙而已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釜盎狗彘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錢陌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

李勣遣唐漢臣救襄城上遣劉德信助之勣奏希烈精兵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反賊邀擊大敗之汴軍由是不振

人主雖不當親兵而不可不知用兵之道古之聖王未有不知用兵之道而能制世御俗者惟知用兵之道故擇賢將而付之兵專任責成而已所謂推轂授師曰闞以好將

軍制之是也必從中覆覆者蔽暗狹劣者也惟漢光武智勇出諸將之上故其選制必中事會違之輒敗光武之不知亦審矣雖太宗用英衛固亦聽其所為也德宗暗於大理狹於用人身在長安又安知襄葉間便宜詔使一出遂使汴軍敗弱襄城不救李勣失守遙制之害如此王剪所謂怛中而不信人者德宗之謂矣

上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一無所賜詔京兆犒師惟糲食菜餼衆怒鼓噪遂趣京城令言自禁中馳出止之軍士不聽輒闚而入上倉卒出幸羣臣不知乘輿所之令言與亂兵迎朱泚而奉之

膏肓之病起於風寒暑濕善治者治本而不治標人見涇卒變生倉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三年元載欲遠郭



子儀自邠州徙馬璘鎮涇原自河出徙子儀鎮邠寧四鎮  
北邊之兵以羈旅勞弊重於遷徙遂謀作亂賴留後段秀  
實處之有方衆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次楊炎紹  
述載志築原州城涇當爲城且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  
甫營耕桑地著即來屯涇披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  
何罪至此於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後平涇  
人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驅以威力無怨之  
人猶不可使况行怨民而又犒以糲食菜餼哉易曰惟深  
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德宗以智  
術馭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蓄憾十有八年昧於履霜  
堅冰甚矣離宮之厄秦造茂不幸而言中耳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易兵柄意其怏怏以兵劫之秀實

自度不免謂子弟曰吾豈由以死徇社稷乃見泚泚喜問言死  
實說之奉迎乘輿泚不悅他日召秀實議禱帝云曾見怏然唾  
泚面大罵舉笏擊之泚知副脫走秀實遇害

揚子雲有言遜于不與以保天命君子曰事至於無可奈  
何則區區之命亦何足保段秀實是也秀實既在京師惟  
有死耳不死于家則泚必召之不得不見見則必爲之用  
而去道日以遠矣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行雖  
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爲正不然將爲李陵秀實亦可謂知  
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繫以  
從人臣所當爲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知見幾不無惜  
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上在奉天杜希全等四將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關播渾瑊曰漢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管於城東北與城中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迫惟希全等來若得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令自漢谷進果爲賊所邀四軍敗潰泚攻城益急

小人之言事似是而非盧杞曰儻使援兵出乾陵是自驚陵寢其言似孝陛下行師豈比逆賊其言似忠此人主不權輕重者之所樂聞也陵寢宗廟一耳賊據宮闕汙辱宗廟而杞不以爲念援兵假道陵下那有震駭馬而杞乃誣之又以險言劫脅渾瑊謂比上於賊苟得人主取信制服異已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凡人在寔安則智慮易昏

時盧杞志欲易明德宗于時迫履其美而於盧杞計不遺餘飾小名妨大德之言曾不能辨也夫見不同則言不合其類一則計必行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亦如是耳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數言盧杞毒邪言見上當奏誅之杞懼言於上曰若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一舉可克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使賊得爲備恐難圖矣上詔懷光直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而只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已爲姦臣所誹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懷光數十里總衆勤王既走朱泚解重圍於禮亦有問勞宴賜慰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當前行焉縱使盧杞入言德宗自欲召見有何不可而問勞之使不出宴賜之惠不

施賞賚之典不行直使引軍擊賊雖富家待臧聚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夫豈特盧杞之罪哉處置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已叛故曰事苟善處雖敗可以為功苟不善處雖勝足以為敗居懷光之地者若郭子儀乃能無怒焉耳

上曰朕本好推誠多被奸人賣弄今致患害又在推誠誠之為道固非德宗所知使老學宿師為之言亦豈易哉凡言至德者惟得其心猶以雲喻白以墨喻黑明其然矣而不能言其所以然故凡言誠者亦曰實朴經實而已矣至誠者大出大立實朴經實而已乎中庸曰誠者非自欺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思至於是謂以人合天然則誠固實朴經實而以實朴經實為誠則不可聖人自觀如天地自明如日月無一理之不盡無一善之不該無一事之不知無一治之不立如是然後可以言誠學者不能至也則必閑邪去偽以存其心其心常存則理明義精於人之賢否必能知也於事之是非必能斷也此思誠之效也夫豈惟然木塊然土墜視眩口可亦唯否亦唯曰井有人焉亦將從之之謂耶德宗之所謂推誠者推此而已故於所不當信而信之由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易其言夫豈但德宗蓋人君之通患也

李懷光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之

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

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而人畏愛之心它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濱於危亡而不忍去若僥倖無議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逃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者非獨盧杞召之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夫諫何異德宗早用陸贄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正身黜陸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曩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羸秦德衰兼皇與帝之主輕重不在名稱與其增美稱以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抵天戒

嗟乎人之為諂者何其多而納忠者何其少也君父失守宗社播越于外盜據京闕四郊多壘而奉天羣臣請更加尊號以為不忠歟則方履危難何忍不忠直無識耳向使陸贄處從不及逆耳之言不聞諂請遂行則滅亡之勢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贄曰羸秦德衰兼皇與帝之主輕重不在名稱德宗若深思而切問之贄必有格言舉其君於堯舜禹湯之盛矣

赦天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摧鐵之類悉停罷方未幸奉天之時若有請罷墊陌等暴斂之事者方軍之興人必指為孟浪之言謬悠之說矣奉天圍解匱乏甚一旦盡罷利入七八條反不聞不足之患則知向者言利

之臣乘時培克德宗悅其橫入之多而聽之也雖然先聽之以致亂後罷之以致平猶墜於血入于牙不肯吐口者此七八條在當時所謂暴斂流及後世遂為經常之賦民日益窮亂日益滋德又下衰矣必欲裕百姓安邦國與教化息事奪以致隆平熙洽之治不遵先王取民之制未見其可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賞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上疏力諫上命去其榜而已

人嘗為虎豹所驚毒藥所傷者言之猶有怖色況復犯之乎德宗以專欲致禍至於食蕪菁根求襦袴不得憂恐涕洟事才宿昔耳憤而不啓悻而不發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獨於色發於聲而不喻無安也無危也惟利是比無治也無亂也惟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儻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懇懇至到盡事之之義不以其君難諫而永矢弗告其誰能不起道光膠口之意哉故以德宗之僻益顯陸贄之賢也嗚呼贄可為人臣之式矣

海

